

## 大疫中觉醒

“本人现在就在武汉，这场瘟疫中，大量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无比凄惨，整个武汉沦为人间炼狱，邪恶的中共不配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二月十日，刘辰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声明时这样说。

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百姓苦不堪言。当人们为求得一张病床而苦苦哀嚎；当武汉人走在街头突然倒毙街头；当身边的亲人突然离世而不能安葬；当五千多医护人员因防护及物资不够而被传染，人们想要象以前那样在清晨平静的醒来中，家中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这已经成为梦想……

### 中共是祸源

中共在这场疫情中从始至终隐瞒信息、推卸责任、转移目标、压制舆论，在上下推责招惹民愤之时，中共的宣传喉舌却仍能把中共包装得如此“伟光正”，使民众对它的幻想彻底泯灭。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武汉某小区的时候，党领导下的物业管理不让小区居民下楼，还假装让志愿者给居民送菜送肉。下不了楼的居民们从楼上打开窗户，高声喊出：“老百姓买的都是高价菜！”“假的，假的，全是假的！”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0号上午亲往武汉市，考察疫情和“慰问”居民。武汉地方政府则如临大敌，习近平视察的小区住户家中，也派警察进驻居民家中维稳，并在附近小区的楼顶部署狙击手。武汉居民对此的评价：“就是作秀，太恶心了。”

切身之痛，让人醒悟。武汉方舱医院的一名刘姓女医生，二月二十六日在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党声



明时说：“在救援武汉疫情的过程中，亲眼目睹方舱医院内的种种乱象。我们前线的医务人员缺乏防护物资，明知道物资被扣也不允许我们发声，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呀。我于半年前入党，今特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中共谎言成性。通过这次武汉肺炎瘟疫，很多人看清楚了：共产党不仅不是指望，反而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祸源。

### 退出中共才有希望

同时，民众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以前告诉他们的真相是如此珍贵。来自深圳的“迎春”称：“很多年前我们都不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看到今天武汉的民众叫苦连天，有病医院不收，有家不能回，只能等死，只好自救。所以我今天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要‘三退’，感谢你们的付出！”

来自北京的蔡真明说，“大疫当前，心中发慌，却收到意外的祝福。一位女士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可保平安幸福。”

明慧网上刊登的一位化名“求生”的人说，“我是在武汉打工的，出现了发热咳嗽，腹泻已经两天了，去医院找不到医生，只好在药店里买一些药物治疗。看到很多的

病人在痛苦中也没有医生给治疗，我不甘心这样死去，就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同学说，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这里已无法上网，委托我的同学发表退团声明。”退团之后，“求生”的症状很快消失了，转危为安。

还有一个事例：一名被封城堵在武汉大学的实习大学生，孤身一人呆在武汉租住的宿舍。这名学生的亲戚告诉孩子父母，让孩子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两句话。这名大学生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二月二十九日晚，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摄氏三十七度多。这时他的父母立即提示：念那两句话！这位大学生马上意会，照做了。三月一日早晨醒来，他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三十六度多，化险为夷。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明智者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刘伯温碑记》预言开篇便说，“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

同宗同族，台湾民众反共，离中国那么近也没有感染。香港民众反共，港人没有感染，感染的都是从大陆过去的。

只有远离中共，才能远离瘟疫大劫。“三退”与政治无关，而是对善恶的选择。◇





图片新闻

## 法轮功走进印度跨国公司

2020年3月6日，印度浦那（Pune）法轮功学员阿南德（Anand），在他工作的一家位于浦那玛格珀特（Pune Magarpatta）地区的跨国IT公司里介绍法轮功并传授功法，深受同事们的欢迎。在学习了第一套功法之后，许多员工就表示：感到精力非常充沛，从未经历过如此轻松的锻炼。◇

## 药学博士见证《转法轮》的神奇

台湾药学博士林威宇，从小患有严重气喘，自从有记忆以来，鼻子就没有畅通过，童年苦不堪言。

“我的童年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医院渡过，严重的时候常常一进医院就带氧气罩了。我小时候父亲每个月将近一半的薪水都花在我看急诊上面。”

大学毕业后，因为这个严重气喘，林威宇还被列“丁等体位”，免除了兵役。本以为这一生病痛将如影随形，没想到在高雄医学大学就读博士班时，出现了转机。

林威宇在念博士班一年级的時候，学校国医社团办了一个气功的活动，介绍法轮功。好朋友邀请林威宇去参加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像的九天学习班，他嘴上答应，但是直到第九天，学习班还剩最后半小时的时候，他才去。

林威宇说：“九天班之后就是教功，我也跟着那个教功的学员比划比划，当天晚上回去，我睡觉一觉到天亮，因为我整个鼻子是畅通的。这让我震惊不已，法轮功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治病效果。”

林威宇第二天就去书店买了一本《转法轮》。

当时是2000年，正是中共动用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的时候。林威宇说：“我

接触法轮功是在我念博士班的时候，刚好也是我理性逻辑思考能力最强的时候，所以我会去搜集各式各样的资讯去做交叉比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看就很清楚了，所以当时那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阅读《转法轮》之后，不仅伴随了他二十多年的严重气喘不药而愈，而且胸口闷痛的老毛病也消失无踪。而神奇的体验还远不止如此。

林威宇说：“一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用卫生纸一擦，看到卫生纸上沾满了鲜血，就像一罐红色的墨汁倒在卫生纸上那样，血还从卫生纸上滴下来，我回头一看整个马桶都是鲜血。因为我们家族有大肠癌的家族病史，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家族病史？但是我转念一想，这应该是《转法轮》里面讲的净化身体，我擦完之后就上学去了。第二天我起床后大号，我一擦一滴血都没有，就这么神奇。”

林威宇说，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他希望能有缘接触到《转法轮》这本书的人，放下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给自己一个机会，也许会为你开启人生的另一道门。◇

## 住在武汉的侄女肺炎症状消失了

我大哥一家住武汉汉口江岸区，大嫂已经去世。侄女离婚后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跟大哥住在一起。那里是这次武汉肺炎的重灾区。由于过年不能去拜年，正月初二我就打电话拜年，是侄女接的。

说话中明显感觉到她的状态不对头，说话有气无力，她对我说她胸闷、嗓子疼、还有低烧，她担心是被感染了，很害怕。不停地问我她要是有什么事怎么办？她儿子谁管？她爸有病谁管？我安慰她叫她不要害怕，会好的。因为我已经跟她讲过真相，她也“三退”了。我叫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诚心念，多念，不会有事的。她却叫我帮她念，我说必须你自己发自内心地念，谁也代替不了谁。她答应了。

过了两天，我给她打电话问现在怎样？她说只是嗓子还有点疼，其它症状都没有了。她说她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瘟疫中的  
千金良方



# 恶人名单再递美加英澳新五国政府 要求对其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明慧网】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五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新整理出的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

自去年十一月份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同步递交五国政府之后，国际社会在制裁人权迫害者方面又有一些进展。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即国际人权日前夕，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启动制裁侵犯

人权者的立法程序，以对全球范围内严重侵犯人权者实施制裁。该立法在欧盟相当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问责法”，此法律的通过将是全球维护人权的标志性事件。

今年一月，美国政府两位官员在华盛顿与信仰、人权团体的代表们见面，详细解释了对人权迫害者实施经济制裁的相应法律条款，并回答了代表们的问题。美国官员希望各受迫害团体给他们支持与帮助，为他们提供恶人名单及其恶性记录。

法轮功学员将继续从明慧网刊载的材料中选取恶人，整理、翻译其迫害恶行的材料，将名单送交一些民主国家政府要求予以制裁。

参与迫害者若想知道自己是否在册，只需查看明慧网的恶人榜。所有榜上的恶人勿存侥幸心理，凡作恶者，或早或迟都将出现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制裁名单上。

希望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堵死自己和家人前往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或经商之路。尚未作恶者，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经作恶者，立即改邪归正、将功补过。◇



## 浙江大学国际医院是郑树森夫妇以器官移植为主打的私人医院

【明慧网】郑树森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该院是卫生部的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肝肾移植数量每年可达数千例。2005年1月28日，郑树森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施行肝移植11例。2015年3月，他对外界称自己做了1850多例肝移植。

令郑树森最招摇的一个头衔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会长”，他是迫害法轮功团体的负责人。因为他做的大批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相吻合，所以郑树森一直被指控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犯。

2015年，郑树森又办了一家以器官移植为主的私人医院。老婆李兰娟做公关、儿子是CEO、他主刀。最早医院叫树兰医院，后来改叫“浙江大学国际医院”。

浙大国际医院是目前浙江省内唯一一家“国际化”社会办医院，“国际”二字体现在哪儿？郑树森的儿子郑杰说：“由于中国相对较低的医疗费用以及外科医生顶尖的技术，现在国际上很多患者会选

择到中国就诊，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原中共卫生部部长黄洁夫对媒体表示过，中国曾经是器官旅游的热点国家和地区之一，2015年取消摘取死囚器官后就没有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移植。而浙大国际医院2015年12月挂牌开业，瞄准的就是海外市场，吸引外国人来中国做器官移植。2016年开业的第一年，就做肝移植120多例，其肝源不愁，移植医生们磨刀霍霍。

在“追查国际”2017年7月19日公布的大陆移植现状调查报告中，调查录音第52号是2016年7月28日对浙江大学国际医院的一份调查。肝移植医生吴卫林有一段自述，他提到了委员长在支持他们，肝移植要大干快上。

调查员问：你们医院刚成立，就做了五、六十台（手术），你们有肝移植资质吗？

吴卫林答：是，这个还在批，但是肝移植上面已经认可的。为什么呢？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班，全国委员长啊就提出来，那个肝移植很多是没办法的，必须修补抓住。没命的，在救命的情况下，

现在，好像就默认，跟医生走的啦，是给人家救命的嘛。有的肝等不及等它批，批下来的，这个这里面没问题。

吴卫林承认他们医院没有肝移植资质，但是上面已经认可了，视为他们有资质。谁认可的呢？移植界的人都知道，申请移植资质，要经全国卫计委审批，走一套程序的。吴卫林想解释他们没资质也可以做移植的原因，他想借此炫耀他们有“通天”的硬关系。尽管他吞吞吐吐，还是清楚地说出了“全国委员长”鼓励他们先干再说。吴卫林在这里说的“全国委员长”应该就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注：1998年至2002年，张德江曾任浙江省委书记。郑树森的老婆李兰娟1998年至2008年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截至2020年3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52亿。



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牛树梅先生担任宁远府知府，为官清廉勤慎，政绩显赫，民众一致称颂。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全城房屋倒塌，死伤人数无算，府衙也损毁多处。牛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他自己的足跟也受伤了，行走很不方便。

牛先生感到很愤懑，就写了一篇疏文，来质问地府城隍神。他的大意是指责城隍神享受万民香火，却不加以保护；全城这么大，难道都是恶人吗？就连自身为官也是问心无愧，而儿子竟然死了，自己也受了伤；难道真的是天道不足凭信？神明监察也有差错吗？

到了夜里，先生梦见城隍神请他前去，按照宾主之礼坐下，对他说：先生以文字相指责，理直气壮，可惜不能明了鬼神之道，所以请君前来一谈，以解释猜疑诽谤。凡是浩劫之成，都是由于众人积

## 文史漫谈： 为了一次地震 冥界准备了五十年

孽所导致的，绝非偶然。此次地震灾难，冥冥之中已经进行了五十年的调查、记录；凡是不应遭受灾祸的，都已移到别处；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孽的，又将其移过来；即便是临时也会有出入变化，绝不会漫不加察、置人民生命于不顾。

先生说：既然如此，难道全城中竟然没有一个善人？我和我儿子也要遭到罪谴吗？

城隍神说：还有三家人家，确实难以在短期内迁走，现在都安然无恙。一家是某街的节妇，三世孀居，抚养一个小孙子；一家是某医生，生平不卖假药，有请他看病的，即使是深夜下雨、道路泥泞，也即刻前去，尽心疗治；一家是卖油糰的老妇人，和她的小孙子，全都没有遇难。先生回去查访就能找到，不会欺瞒于你。

先生的儿子前生业重，是无法逃避的。就连先生本来也在劫数之内，因为居官廉慎，所以得以从宽，只是伤了足跟。总之，神天赏罚，慎之又慎，决不偏私。既无无妄之灾，亦无幸免之理。先生勉力做个好官，将来会升到“陈臬”（按察使的代称）

的官职。

牛先生听了之后，向城隍神辞谢并致以歉意。他醒来之后到处查访，果然找到了节妇和医生。他们都是全家安然无恙，只不过因房屋矮小，被两侧的房屋遮挡住，所以没有发现。只有卖油糰的老妇人，经过多次查找，才在房屋椽子支撑形成的角落里发现。牛先生向她询问，她说平时在这里做生意，凡是遇到老弱残疾的，即使钱不够也卖给他们，偶尔也会施舍，不要一文钱。

在地震前一两天，买油糰的人忽然增多起来，供不应求，于是带着她的小孙子夜里做油糰以备出售。地震发生后，祖孙二人被盖在倒塌的房屋下三天，就用油糰充饥，没想到现在得以重见天日。

牛先生听了大为惊奇，从此以后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更加勉力做好官，后来果然升到为四川按察使。◇

【明慧网】2007年，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天，一个女孩被关进监室。熟悉后我向她介绍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正法，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煽动仇恨，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

没想到我话一落，她接口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一愣，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我男朋友是部队的，在北京当兵。那年男朋友回家探亲来我家玩，电视上正在播放那个‘天安门自焚’。他对我们说：

## “先点火，又灭火，以为拍电影” ——“自焚”现场执勤兵目击事实



汽油燃烧，火温可达5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中，央视“天安门自焚”录像中的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

‘这些自焚者不是炼法轮功的。那天我正在现场执勤。头天通知我们到天安门执行任务，第二天，我们正在执勤时，看到不远处开来几辆车，从车里下来一些人。过了一会就看到他们在点火，然后又灭火。当时我们以为是在拍电影，没有问什么，也没在意。今天这一看，这不就是那天去天安门的那些人吗？原来是栽赃法轮功啊！’”

监室里的人都在听。我又讲了更多的法轮功真相。大家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